



三傳辨疑卷第八

僖公

左氏曰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

國惡禮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

僖公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

去年八月間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

相安何不應猶以出卒之故不行即位禮也即位與朝廟

公羊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

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也此說近之但臣子一也一語未

得臣諸父兄弟而謂之子也

三傳

辨疑卷八

終

穀梁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此說近之而義未足

元年春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

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氏曰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

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

凡侯伯救患分災討旱禮也經書齊宋曹師次于聶北

遂意其潰而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也左氏言經當明書其事不得隱之而遂言國不救邢之旱也經言自遷而

左氏言具邢器用而遷之則齊師之旱也經言自遷而患分災之說而不知救患分災之道故謂之禮耳

公羊曰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也不及事也不及事者

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

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

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

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

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

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

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

也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

以知其為一事也劉氏曰公羊曰救不言次言次不及

救而不次者有次而救者有次而不救者事自如此春

為桓公諱非也文先次後救即談其意也何諱之有公羊以百二十國實書為擾故如此說耳又曰曷為先

言次而後言救者君也亦非也向謂救言次者不及事也
 今謂先救後言救者君也亦非也向謂救言次者不及事也
 次不書其欲無以見危耳若頃師安次則失救國之
 所書救正欲無以見危耳若頃師安次則失救國之
 義也救不言次以道仲尼作經理既當書不則救不言
 次見救國不及事則加言次為之是率已作經非
 專信也又公羊說伐楚救江云為之是率已作經非
 于晉也其文不同而勢同也為急而更代他國舒緩者亦
 而旨同也為急而更代他國舒緩者亦
 不直起所急而止他邑文為事非為辨君臣也又
 次于晉比救而止他邑文為事非為辨君臣也又
 叔孫豹計師救晉次于雍榆者言其本當救晉中情則
 故止于雍榆也論二者之文則有相似論二將必先通
 終始不同情變而文異師伐楚救江亦何不先救後通
 君命乎則晉陽憂父帥師伐楚救江亦何不先救後通
 哉又曰不與諸侯專針亦非也經有救邢又有邢遷救
 邢則邢未滅之辭也邢亡又非專封也又曰此一舉也亦
 非侯城之而已非救邢以夏城之同事異時何謂一事也亦

穀梁曰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

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

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

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

侯也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齊師

宋師曹師城邢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

功也劉氏曰穀梁曰救不言次言次非若當則非春秋方

亦不可遂其意也吾欲問意則次非若當則非春秋方

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不

邢者其刺和公之意已見齊侯自至以過齊師爾曹伯

五十七

三傳考卷之二

非有過也何乃亦無師乎且直言齊師曹伯者有
 不可乎也曹何以無師先王之制大國三軍其
 小國一軍師也曹又次國不宜獨無師又曰以
 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亦非也如穀梁之意曰
 侯適中矣然則穀梁於此都失褒揚之未可也
 梁言皆齊侯乃足揚矣猶曰齊師何也且使之
 何故反不美乎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羊曰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
 以歸夫人薨于夷齊人為為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
 此事實近之但
 不言其義耳
 穀梁曰夫人薨不地地故也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

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
 耳何用曲為說乎趙氏曰若薨于外則書地記事實也
 云夫人薨不地地故也非也假如夫人死于外豈可不
 地乎思謂後書夫人之喪
 至自齊則穀梁又何說乎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左氏曰盟于牢謀救鄭也
 是否愚謂細書會傳作盟可以經考傳之偽矣而杜氏
 孔氏曲為之說可謂忠於左氏而不知其辨矣於杜氏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左氏曰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戌將歸者也
 案左為前

既辨之矣若此之類皆其證也讀
 者察之

穀梁曰公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左氏曰獲莒子之弟挈非獨也嘉獲之也劉氏曰非也

二齊何異哉何以必其非獨新殺今非獨作是主將亦

當書也若非獨又非主將徒一賊者亦何可喜而春秋

世戰勝而行賞也春秋謂獲主將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何嘉之前

公羊曰莒挈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

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

以正其禦外難以正柰何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

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

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入入則殺矣奚斯不

忍反命子慶父自南浹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奚斯

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軫經而死莒人聞

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與

師而伐魯季子治之以備戰趙氏曰三傳皆云挈非獨

事接於魯及執役卒放皆書莒慶鄭宛之類是也何乃

於獲別生義乎愚謂季子治內禦外公羊皆以正許之

治世之事而公羊大之無是非之心矣

穀梁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挈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

不言獲此其言何也惡公子之給給者柰何公子友謂

莒挈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臯屏左右而相搏公子

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

之然則何以惡乎給也曰棄師之道也江熙氏曰經書

二軍之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也季友豈
論齊東野人之言與

十有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左氏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

者也姜氏淫亂致殺其君幾亡其國齊侯殺之是也特未知其事之信然耳此不可以女子從人之法律之矣

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然則

曷為不於弒焉貶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孔氏曰公羊曰云云穀梁曰云云賈逵云云存氏去則姜氏者夫人之姓二字共為一義不稱故但字復何所明於薨於葬未嘗有聚何故喪至獨去一姜以喪至也案禮之成否在於薨葬何故於喪至獨得為

重喪至已加聚責於葬不應備文何故葬我小君復得成禮公穀見其文闕妄為之說耳

穀梁曰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為齊桓諱

殺同姓也趙氏曰為齊桓諱殺同姓又姜不言姜亦是不為乎夫人挾小君之尊而殺二子曾人終不敢討也桓公為伯主疾禍亂之所自生豈得顧同姓哉此非春秋

所取也非春秋所諱矣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氏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案左氏

侯序於下為後至今又以俱不書為後自相戾矣蓋左氏疑經不書諸侯而自以為諸侯城之故為此說以售

已意耳辨見平義

公羊曰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秋

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曰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

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劉氏曰邑亦謂之何哉呂氏曰先儒以為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夫所謂專封者以此地封人以此地專封固不可也愚謂如齊桓果城衛亦不可以為專封証之也但楚立非齊桓城之耳三傳皆以楚丘為衛邑齊桓城之而衛國忘亡後世和之同然一辭皆舍經而信傳者也惟趙氏華老之說為有據見於本義此不復出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羊曰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於經略無發明

虞師晉師滅下陽

左氏曰先書虞賄故也案左氏虞請先伐虢則是虞主兵也虞主兵則當先書虞

非以賄故而先書虞此即公羊使虞首惡之弊

公羊曰虞微國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柰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柰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

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藏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劉氏曰公羊曰春秋注其者序上蓋惡兵也虞實主兵矣又何使首惡乎思謂邑曰邑國曰國以君存而國之豈理也哉

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

餘為莫敢不至也劉氏曰非也即實山國會豈可辨哉

江黃者何必極遠之國乎周未時諸侯分爭水絕壤斷不相往來齊魯之儒未嘗涉江黃之境周之諸侯千八百餘其後稍相併猶應千餘若貫之盟皆來至州江黃之外尚有遠國不獨江黃而已

穀梁曰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

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侯皆來

至也啖氏曰春秋盟會皆據實言之亦無舉遠以包近之例愚謂春秋之盟豈有不期而至者哉辨見公羊

不雨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趙氏曰不雨民被災

穀梁曰不雨者勤雨也趙氏曰不指事而言

楚人侵鄭

左氏曰冬楚人伐鄭闞章囚鄭聃伯經書侵而傳書伐

鄭聃伯之事亦未可信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左氏曰不曰旱不為災也左氏見經不書旱遂言不為災豈有八月不雨而不為災之理乎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辨見前

穀梁曰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

有志乎民者也趙氏曰穀梁安知其閔也又諸公豈無

有志乎民也文公歷時而總書是無志乎民者也然志民

之事經無所見穀梁以兩書之異即以

徐人取舒

公羊曰其言取之何易也豈有取人之國而有取人之國

六月雨

公羊曰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不甚之意何

穀梁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聖人固

而此非為喜雨書蓋書其實以見前乎此之不雨至此而始雨也穀梁云喜雨既失聖人之所指而又移此喜雨為僖公之有志乎民則失指之中又失指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氏曰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趙氏曰據明年伐楚江

公羊曰此大會也曷為末言桓公曰無障各無貶障

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劉氏曰公羊曰此大會曷為未

可勝言乎其能必令此盟乎且謂末言爾者仲尼之意

乎桓公之意乎若仲尼之意乎且謂末言爾者仲尼之意

自不成就桓公仲尼豈樹私黨者乎若桓公之意者是本

國而公羊謂大會者即貫之盟傳云大國言齊宋小國

言江黃其餘莫敢不至者也劉氏辨之大國言齊宋小國

誓之下辭擬拾於此耳

穀梁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播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

乎桓公之志案宋本公爵位齊侯上特以桓公主盟會

黃稱人乃其大夫亦未嘗朝諸侯也孟子曰桓公力服

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則諸侯未必皆諭乎桓公力服

冬公子友如齊

如齊位盟

壬

左氏曰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盟

左氏此傳亦非舊史之文蓋見前有陽穀之會而意之耳

公羊曰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此因釋益盟之語而并及來盟之義

穀梁曰莅者位也其不曰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

也若字之訓無位字且書法自然無及字以不言及為國與之過矣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左氏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

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

蔡蔡潰遂伐楚葉氏曰小白攘夷而抗中國莫大於此舉苟以婦人之怨而勤七國之君夫

誰肯聽之哉蔡人維異齊亦不遽潰矣此事之必不然者齊之侵蔡志在楚也齊又見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鄭

公羊曰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其言次于陘

何有侯也孰侯侯屈完也劉氏曰國曰潰邑曰叛非也

邑為別也又言次于陘侯也亦非也若實侯無為不

屈完之來而侯之乎

穀梁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

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

繼事也次止也案侵伐各有義侵非淺事也以侵蔡而

論事桓公若蔡不潰穀梁遂謂桓公不知所侵乎

夏許男新臣卒

馬卷

三傳辨疑

左氏曰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

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其有袞歛劉氏曰非也何

矣以不記邪召陵地屬潁川今許昌郡也許男歸國

曰案成二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而此不言者非卒于師也

張氏曰傳言卒于師陸渾以爲非蓋召陵地屬潁川

也耕趙氏曰許昌府長社縣去許密邇故許男疾而歸也

許男自卒非死王事也設使加二等應葬以伯禮今

穀梁曰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外何爲不地

內桓師也劉氏曰非也書卒于師不足貶桓公不書葬

常義不必詭文以伸桓公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公羊曰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高

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

召陵也師在召陵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

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

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

狄卒怙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公爲主

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

桓公爲主序績也趙氏曰若不重言盟召陵則無以

召陵又無以示退軍之實據事不得不言耳喜服其小故無岳氏曰不稱使無稱盟者以完來盟于

退于召陵方盟備書其實也非有異義公羊謂其
以當桓公且桓公成伯崇為盟主雖楚子自來猶不
故不稱屈完乎又言再盟非喜斯益誅矣苟曰以義
平公穀之短劉氏曰盟于師者屈完之意也何有喜
者齊侯之意也文為事出非虛加之也何有喜服
穀梁曰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
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桓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
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
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為
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
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
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為大即公羊

屈完之意以來為內桓師以得志為不得志反覆無理辭費而已

齊人執陳袁濤塗

公羊曰濤塗之臯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柰何濤
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遠師濱海而東服東
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遠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
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
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臯何以不得為
伯討吹氏曰若公羊說則是軍自失路致陷非濤塗之
臯故知左氏說是愚謂桓公之師雖不及濤塗之
有節制矣必前有游軍然後大軍從之宜若羽之
走失路哉其公羊聞誤軍之事而不得其實與且或
人豈在人侯一史氏記事有詳

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劉氏曰若然齊人執鄭詹何以謂之與執乎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左氏曰秋伐陳討不忠也如左氏言則濇塗可謂忠於陳矣特中侯賣之耳齊侯能以人各為其主之義而推繫矩之心則不至於疾濇塗之深而伐及其君也而左氏謂其討不忠非義也

穀梁曰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其內師不在不言濇塗則云人齊侯以外齊侯今因濇塗而至於伐陳其甚者而穀梁則曰不言其人以內師何一事之閒而反覆相戾如此哉

八月公至自伐楚

公羊曰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趙氏曰案楚叛盟而服何妨告

云伐還豈可云公至自服楚乎劉氏曰案諸致例有可通者有不可通者其歸多妄不足守其一遂信其二

穀梁曰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

以伐楚致大伐楚也劉氏曰非也凡穀梁所說致君之功豈知致者歸格告致之事乎獻可杜氏曰伐楚之功齊桓之功也僖公止從伯主耳不足為美愚謂春秋亦

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者亦有後事小則以先事致者但言其言大伐楚則非也伐楚固大事而云大伐楚是就褒貶生義者非紀實事而善惡自見者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公羊曰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

之也案晉侯殺則稱晉侯晉人殺則稱晉人皆隨事立言自然之法非獨母弟稱君而已

穀梁曰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聖人回惡晉侯矣然非惡晉侯而斥其殺乃晉侯自殺其世子耳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曰其言來朝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趙氏曰

直書以示譏有何內辭劉氏曰此實自朝其子耳譬如

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之類文理不疑何謂內辭愚謂

公羊誤兼來朝讀之故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此非特譏其

夏公孫茲如牟

左氏曰公孫茲如牟娶焉禮曰大夫越境而娶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

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曰世子猶世世子也

穀梁曰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

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

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

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

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

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

享觀桓桓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朝天子亦不敢致

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合

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

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觀世子受諸侯之尊已

五十九

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然春秋書法有稱會為非
主者矣此以下有會字故不得言及則此稱及非
為生也乃齊為主耳蓋知凡例之不可以一律拘也非
梁秋及以會生義遂節而謂變之謂桓不臣世子非
心而不不自知其為春秋之語皆不識君臣之大義者
春而不可以語

鄭伯逃歸不盟

公羊曰其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
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劉氏曰非會
實者鄭伯中云諸侯盟于首止若鄭伯實逃歸者當在
首止之前故云耳不知鄭伯自當盟及盟之日更自
逃去所以文先序諸侯盟後言鄭伯逃也又但書逃歸
則嫌已盟而逃故出不盟者在盟前逃也亦猶沙隨之

會不見公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尋其先文如皆已盟後
得後語乃知不與耳與此相類無多疑也而以謂不使
寡犯衆可謂義
甚高而理不要

穀梁曰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案逃歸叙實事也非魯
之孔子字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穀梁曰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日月同辨見綱領

冬晉人執虞公

左氏曰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
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
臯虞且言易也劉氏曰虞晉同姓滅之大臯也歸其自
欲文飾修祀歸貢不足以掩其大惡

秋局為歸之邪滅人之國廢王者所封絕先相之能修祀歸貢者可無譏矣天下之強誰不暴弱天下之衆誰不暴寡哉此無他左氏本不受經不知其義怪其文理異常因離琢遷就為此爾愚謂經但言執實公不言滅在何時也

公羊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

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啖氏曰善辭則何者為不善惡謂聖人苟不與滅當明書其滅以示戒若從而惡之則後世何從知之而晉獻之惡得以匿矣滅人之國率之大者何待虞之君臣同力然後不與

遠楚滅弦滅江之類也多未嘗改滅為執也

穀梁曰執不言所於地繼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

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

矣虞號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號而明日亡虞矣

劉氏曰五等之爵有尊卑矣假使衰敗進退宜以其類宜有貶之而反崇其爵哉且仲尼欲以見虞公不仁猶其民執之者則宜若梁亡之例書虞執其公則可謂之云爾已今言執乃曰晉人執實公非其下矣何謂其下是時實猶為虞宜有冀木亡而先緼於晉之執於虞耳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氏曰圍新城鄭所以不時城也劉氏曰非也齊桓會不盟鄭伯逃歸伐之不為無辭豈強取新城然後遂其所臯哉蓋疑代不言圍橫出此說

公羊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陳岳氏曰苟曰邑不言圍則隱五年

何以書宋人伐鄭國長葛僖十三年何以書齊侯伐宋圍緡果圍無國邑之別明矣

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言圍邑何也病鄭也著鄭伯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之鼻也案鄭伯之鼻在逃盟不在言國邑也辨又見公羊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氏曰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立與觀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後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楚氏曰左氏云許男降皆妄言也何以言之諸侯救許許圍已解何苦自辱道降于楚哉此非人情是後許男常與諸侯會亦足以知其初不降楚也貫道王氏曰遂救許則許圍解矣安得面縛見楚之事哉左氏楚人辭多右楚失之誣矣

穀梁曰善救許也

辨見救鄭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曰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案伐鄭若可大則救許亦可大

矣蓋皆齊桓借征伐之鼻皆齊桓攘夷狄之功也何以獨大伐鄭也

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氏曰五年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萊遂請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鼻七年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

且周陳轅濬塗之諸也

張氏曰陳袁濬塗諸申侯之事蓋未可信而言申侯申出自楚

奔鄭理或有之惟申侯不忌故國所以道鄭伯背伯從楚以啓伯主討鄭而致殺身之禍與戴氏曰若然則申侯蓋忠於齊者殺之是怒齊也何名為悅愚謂鄭伯必夫無請於諸侯而城之之理設使請於諸侯鄭伯必知

之行若又從而譖之則譖亦不

公羊曰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

案不稱國則無以見其為何國殺大夫故稱國也公羊以此為義固哉餘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穀梁曰稱國以殺大夫殺無辜也晉殺陽處父宣十四

年殺先穀皆以其辜討之則無辜之說未安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審母

左氏曰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

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或以鄭為

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

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

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

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

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

敢不懼若揔其辜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

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

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

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

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

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辜於鄭東萊曰此

見得管仲猶有三代氣象其曰君若綏之以德云云此等語言蓋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惜其急於功利俯首

就桓公自小其規模劉氏曰案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齊侯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舉於鄭尋此諸命則齊侯為用管仲之言不與子華盟也今審母之盟有子華與傳異矣是何故哉愚謂齊桓但不從子華三族而使子華與盟亦未可知左氏之言蓋可信未信之問也但陸氏云公穀無窮世子華左氏有之誤也而公穀皆言之則可疑耳然子華之請與桓公管仲之言皆非本義故不錄云

穀梁曰衣裳之會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

左氏曰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葉氏曰惠王果以七年崩襄王懼叔帶秘不發喪在前世或有之矣然不過數日之間豈有

年無君而子帶不知者乎以經考之諸侯為襄王謀已見首止洮但尋前盟而已惠王實以八年冬崩主人來告喪而畏子帶作亂所謂告難于齊者近之故諸侯為襄王之會以修好而襄王以宰周公臨之無秋不喪之事傳以先盟為謀而後發喪則諸侯已知惠王之崩何以更為更待乎十二

穀梁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王人諸侯上本魯史之常法此盟本義在王人謂不知春秋

鄭伯乞盟
公羊曰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

柰何蓋酌之也

穀梁曰以向之逃歸而乞之也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

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灼之也胡氏曰二傳謂使人

止之盟齊人伐鄭七年雖使世子華受盟于齊母猶

見討故自來乞盟乞盟者卑請之辭也且以齊之強

夏狄伐晉

左氏曰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號射為右以敗狄于采

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

速衆狄號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

桑之役也復期月紫左氏所載信否采可知所不歸者

已若快其殺戮豈一視同仁之心哉且晉之駭狄國在

家國之不正豈采桑不大克之啓後也人主駭狄國在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左氏曰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

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禘致也陸氏曰案元年

寢明用夫人喪禮已矣向乃八年始致之手劉氏曰

左氏曰致哀姜也哀姜之死以夫人之禮舉之手劉氏曰

不聞焉為更八年乃致于廟或又曰凡夫不薨于

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案哀姜於

於四者一不備則不致于廟也皆備矣則是凡國君夫亦

五卅四

五卅四

公羊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

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陸氏曰案若娶于齊不當媵先至若娶于他國而賢君桓公亦賢君信公豈受脅於齊者桓公亦豈必欲脅魯者且於文無以見齊脅魯之意異於取子糾歸公孫劫不可為若說

穀梁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趙氏曰案信公若致其母即當云夫人風氏不當但云夫人愚謂若

立妾正當書氏如使後世知其為妾而後立為夫人也若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賜考仲子之宮秦人來歸信公成風之禮則其義自見矣苟但言大信則後世何自知春秋意乎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氏曰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劉氏曰前年傳曰惠王崩襄王

惡大去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今年盟于洮盟王室也然則盟于洮之時諸侯已知王崩矣不應練而告諸侯也假使當時有難亦不能匿喪彌年况實無難但欲假外援者乎然則洮之會本不謀王室也左氏既誤謂王以前年閏月崩則遂謂洮之會謀王室也經書王崩在今年十二月則謂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皆不可信高氏曰春秋授實而書宜以經為正臯諸侯致宰周公會于葵丘而不會天王之喪不臣之甚也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公羊曰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何氏曰襄公背殯之

惡後有從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
 書葬使若背殯也愚謂五刑之辜莫大於不孝此
 亦功在葬故也况蔡丘之葬使若背殯者然所謂掩耳
 盜鈴者也又諱襄公之葬使若非背殯者然所謂掩耳
 盜鈴者也公羊繆矣何氏又為之辭此漢儒專之弊
 為之護皆此類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氏曰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夏會于葵丘尋盟

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

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天子使孔

曰以伯舅耄老加饗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

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墮越于下以遺

天子羞敢不下洋下拜登受趙氏曰案王猛在喪不曰

初立以卜為禱子獨言公侯亦誤也葉氏曰案提時襄王

之有非賜之禮以理兄弟之國非齊所得賜或以小

白而持賜之亦疑在後而誤記於此愚謂左氏

公羊曰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此訓詁近之

穀梁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

也案穀梁謂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則可以出會諸侯乎

未葬若其禮在喪以吉禮行者稱爵以禮行者稱

若趙氏謂禮在喪以吉禮行者稱爵以禮行者稱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

穀梁曰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許嫁笄而字之

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如二傳之言則常事耳何必書

之卒斂不書也今姑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氏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此即孟

公羊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

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谷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

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

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也非也葵丘桓之盛

也孟子言言之矣唯以日月為制故亂於安危嗚呼慎

言哉愚案貫澤之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辨見二年

盟于貫然此以為不召

而至則又誤之甚矣

穀梁曰桓盛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

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

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

婦人與國事其可美者亦不在日也

冬晉李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左氏曰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又曰君子曰詩所謂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案未葬之

意父未葬而子已承重則固一國之君矣百官子

廢即其臣也安有未葬而臣殺之曰非弑君者也若但

意也

曰殺其君之子而非弑君則是臣殺世子於未葬之時
者事可減等難以為訓矣其所引詩意亦相反大凡左
氏綴國史書者近是自立論者
紕繆無他學雖博而理不明也

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殺未

踰年君之號也齊宣十四年五月齊侯潘卒九月齊公

以稱君夫未踰年稱子者人子之心不敢即代君位又
一年不君故稱子耳然非一國之君而何於此時臣
有殺之者書曰弑君因其臣也今經曰君之子則是未
立為君也不得與未踰年稱子者詞義矣

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

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夫奚齊之立近理而實非
殺申生奚齊非國公之子也其在國人不子而曰弑其君之
子正責其殺其君之子也

子則是聖人所不子也
孽亦國人之所不子也

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

左氏曰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

狄狄人伐之王不能救故滅蘇子奔衛李氏無信
一語左氏自

言也蘇子若叛王即狄豈特無信而已又曰王不
能救既叛王矣何以救為由此觀之皆不然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曰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

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

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

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

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

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知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案公羊所載事大略與左氏同故不錄但以卓子為驪姬子與左氏異此則其意是其以及為鞏辨見桓二

穀梁曰以尊及卑也荀息降也於經略無發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公羊曰里克弒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圍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趙氏曰案公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

告則不諱也

文正其諱君不應并諱惠公也桓文長短之說尤其繆為

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趙氏曰案公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

必辨也

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也又田其爲重耳弒柰何晉獻
公伐虢得驪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
麗姬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
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
尊於世子則世子可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
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
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
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
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曰而不在麗姬以醜爲酒藥脯
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
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貴
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
國也子何遲於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
何與我之罪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傳里
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
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
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
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刎脰
而死故里克所爲殺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

也案殺國以事與左氏大夫同小異蓋是傳聞異辭但云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左氏曰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與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

華叔堅雖欲擊虜特官山祁皆里平之黨也不豹奔秦

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

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案晉一殺九人經

義又非本者不錄

殺梁曰稱國以殺舉與上也詳見前

秋八月大雩

穀梁曰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雩未得雨曰旱案雩者

早者旱而已雩而得雨不得雨未可知也使雩而不得雨遂不書雩乎使旱而不雩遂不書旱乎

十有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氏曰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詳詳杞與王室既不

緣陵事前曰後凡則此為謀城緣陵即謀杞與王室豈左氏意之耶

穀梁曰兵車之會也經書會盟皆一處穀梁或謂衣裳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氏曰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詳詳

曰左氏於鹹之會云淮夷病杞故城杞而遷之也難矣

若能病杞當深入魯衛過宋而後至魯有淮夷之難以其近也安得病杞趙氏曰案此稱諸侯即上會鹹之說侯前目後凡耳左氏謂其人有闕亦誤華老孫氏曰不

序謂侯而凡言之者會
復合而城之前日後凡春秋
簡辭

公羊曰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

脅之曷為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

救則桓公取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

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曷

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

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

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義若曰為桓公諱則滅
於此諱滅杞城耶既不諱

公諱而復言諸侯則
矣又茂不復言則

與之理其與之
相與小人之意也

散辭也

散辭也

散辭也

散辭也

夏六月季姬嫁于鄆子防使鄆子來朝

左氏曰鄆宣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

稱季姬歸于鄆宣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

又明年歸于鄆宣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

案伯姬歸于鄆宣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

姬來歸成五年杞伯姬來歸二十八年杞伯姬來歸

季姬上無歸之文則是未嫁者也劉氏曰案經季姬不繫歸此未嫁之文也又左氏解經附會處多矣不必何也若不實歸乎何故再書其歸乎杞伯姬來亦來寧也何以不書歸乎也謂於此見左氏解經附會處多矣不必何皆國史之文也讀者可不明察其真偽而後信之

公羊曰鄆子為僕平季姬來朝內辭也解經者所以使人易曉也

經雖云解經及鄆子為僕平季姬來朝內辭也使人易曉也今經雖云解經及鄆子為僕平季姬來朝內辭也使人易曉也不必解經及鄆子為僕平季姬來朝內辭也使人易曉也若鄆子為僕平季姬來朝內辭也使人易曉也難也無子為僕平季姬來朝內辭也使人易曉也

穀梁曰來朝者來謂已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

縉子也啖氏曰縉子為女諸侯不朝而朝

後非正也且朝不言使縉子為女諸侯不朝而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氏曰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殺亡國卜偃之言義未盡也沙鹿

崩豈止晉應之哉

公羊曰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

也沙鹿崩何以書紀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

紀異也梁一羊也故言沙鹿二字故不言山省文之法

何足疑乎梁一羊也故言沙鹿二字故不言山省文之法

山可言崩耳具曰外異不書亦非也春秋書外異者多矣獨言為天下紀異者得之故取之本義云

穀梁曰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日月領

冬蔡侯貜卒

穀梁曰諸侯時卒惡之也劉氏曰非也君薨臣赴以日

善書時者鄭厲公衛惠公內則篡國外則叛上何為春秋不惡之哉

十有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穀梁曰兵車之會也遂繼事次止也有畏也善救徐也

兼穀梁不原上文之意而祭以善救徐為辭宜其昧經旨也

八月螽

穀梁曰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韓中甫曰素螽月

月書非有甚不甚之謂也

九月公至自會

公羊曰桓之會不致此何以致父也魯書致者公致也

此有所見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公羊曰晦者何冥也夷伯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

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

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趙氏曰晦者晦朔之晦爾據

成十六年春中晦晉楚戰於馬陵並書晦朔則知古史

夫大雷稱則自然冥晦若春秋書晦則為曆數之證愚謂

季氏所孚乃其黨也當在季氏之前亦不可為季氏之時

季信者之尤無謂也

穀梁曰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

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

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春秋書震夷伯之廟義豈在於廟制乎且士安得有三廟乎

冬宋人伐曹

左氏曰討舊怨也案曹人伐宋在莊十四年拒今三十五年不應至此始討舊怨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穀梁曰夷狄相敗志也此條全無義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公羊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

也趙氏曰案左氏晉侯以戎馬還澤而止師實不敗也

傳辨疑卷第八

